

三 通 小 叢 書

小 兒 病

片岡鐵兵等 著

高汝鴻等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115

注意

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 通 小 叢 書

片岡鐵兵等著  
高汝鳴等譯

小 兒 病

三通書局印行

# 目次

謠言的發生

小兒病

魔術

六九

四〇

485309

## 謠言的發生

### 菊池寬

日本現在唯一有戲劇底文學的才幹的作家，便是菊池寬。他在日本文壇上被稱爲心境小說家，從他的這種名稱我們也就可以想到他作品的題材是怎樣地窄小了。可是現代日本作家中享受最高底榮華的也便是他，他的四百字的原稿紙，一篇曾賣過百元之多。他所以近年來專寫通俗小說而不努力於藝術底製作。怕也因為金錢的關係罷。

作家木村這兩三年間，被種種關於自身的謠言，煩擾得不堪。這些謠言多是關於女性的。其中有些自己也似乎迷糊地知道些影子，但是十之八九，全是荒唐無稽，在常人簡直是莫明其妙的。以致於使他不能不想一定是在世界上有與他專門爲敵的人，接連不斷地造下些害他的謠言。一件最使他煩惱的，便是

菊池寬  
待榊  
譯

小書

關於S子的事；其次便是關於女流作家T女史的。

S子最初訪問他，是在前年的正月。

「我是○○大學名叫野村的。」

這樣同着守門人說話的青年女子，便是她了。

木村向來對於品行良好底女子是有興趣的，所以立刻就接見了。

她是有兩隻玲瓏底大眼，淺黑底皮膚，而使人感到一種新鮮味的女性。上身穿着軟綢的衣服，下身穿着薄裙，姿態極似個女學生，異常瀟灑。她說話的時候，有些羞澀，但是她自己所要說的話，却能完全說出來。接說是今年四月間畢業的，想在木村主辦的雜誌裏當一個編輯記者，特來懇求。

「我曾會過M先生兩三次，所以想求他介紹，但是在M先生心中，關於我的事好像沒有一點地位似的。」

所謂M，是木村的一個極親熟底朋友。

木村現在本來使用着過多底人了，並且裏邊也已經有了兩三個女子，實在真沒有再任用新人的餘地，但是對於這樣品行良好底青年女子，又不忍捨去，所以回答說，到了四月一定會給她想出方法的。

其後約過了一個星期的樣子，S子寫給他一封信。「這次拜訪的時候，我想帶一些花去，但不知先生歡喜花不？」信裏這樣寫着。木村雖然不喜歡花，但是這樣年青底女子肯以花相贈的時候，心中自然是另有一種愉快，所以他回信道：「花是不特別歡喜的，但是你肯贈給我是可以的。」

不久她帶着白紙包裹着的花束再訪他來了。

「我這樣同先生閒談，先生不覺煩擾麼？」

她談到二十分鐘的時候，心中便這樣不安了，可是停到快近一句鐘的時候才肯回去。這第二次的訪問，木村才知道她是一位極聰慧而對於文藝頗能理解的女子，好意地說，是一位現代底女性。

到了四月的時候，木村很想替她謀一個地位。

從二月到三月中間一個半月上下，她一次沒有來。三月月底的時候，她突然訪來了。

「我以前雖然那樣地託求過先生，可是最近晚間常常發燒，讓醫生一看，說是胸部不好，不能作太勞苦底動作，所以我想當雜誌編輯，恐怕不成罷。」木村看着這位年青美麗底女性，想年歲方將二十，胸部便有了病，心中有些灰暗。

「那麼，想到哪裏去療養麼？」

「可是我也不想到哪裏去。」

「我們這裏的雜誌編輯，倒是沒有一點過激底勞苦。」

「可是身體很不好，恐怕不能充分地盡職，若是有極輕閒底事，請先生讓我做罷。」



木村因爲當時正有一種編輯物，雖然已有了兩三個人，但也分了一個地位給她。只是在每一星期裏，到木村這裏出頭兩次便算完事。

S子與同編輯物作事的N子不久便親熱起來了。她與N子豫先會了面，兩個人同時到社中去的。

木村從N子口中間接地聽到了S子的生活。她雖然深染着惡病，但是一絲也不肯靜養，口裏老是這樣地說：「反正再有一年便可以死了。」木村聽了這些消息，心內着實苦痛。

她爲什麼這樣地自暴自棄了呢，木村不久便明白了。是五月底的時候，木村以某女性爲主題，在聽衆的講演會裏，講演過戀愛的問題。那次S子，N子，還有也是在社中作事的T子三個人，一同去聽了。木村的戀愛論，是把關於戀愛的種種幻美述夢完全毀壞，而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的戀愛論。

講演會的第二天，木村遇見了N子。N子是較S子早半年以前便替木村作

事了的，女子專門學校畢業生，英語很好，並且是聰明而美麗。

N子笑着說了。

「先生昨天的講演，我們都是反對的。S子姊當於先生講演的時候，時時搖着頭，小聲地叨唸着，不贊成先生呢？」

木村聽了這話，苦笑。S子與N子這樣品格高超底女性們，不肯相信戀愛裏是沒有一絲幻美的。

「啊，那麼你一定也與她是同樣嘍！」

「S子曾引但丁與畢特麗絲爲例，激烈地主張精神底戀愛。」

「啊，是，是！」

「並且我還同着S子討論了戀愛的種種問題。S子說戀愛的對方男子非是比自己年紀稍老的不能滿足，並且實際上她自己私戀着一位已有了妻的年紀高底男人，而且這位男人還是一位作家，先生你想是誰？」

平時不好亂說的N子，這一天是比較有些多話了。

「是誰？我不知道。」

「最先我以爲別是先生罷，可是詳細一問，又好像是M先生。」

「M！啊，真使人想不到！S子倒是說過，她會認識M。」

「你看，一定更是M先生了。S子有時會讚美M先生的臉。世間無論對於M先生的面貌怎樣批評，但是細看起來，究竟還是好看，世人對於那種像貌是不了解的——她會這樣地說過。」

「不錯！」

木村想起在S子初來訪的時候「我曾會過M先生兩三次，所以會想求他介紹，但是在M先生心中，關於我的事好像沒有一點地位似的」這些話了。這時他才主意到S子的這些話，是因爲失了戀，話裏是含着酸意的感傷主義的。

「可是，M先生後來不是同A子結婚了麼，所以她彷彿是完全絕望了的樣

子，自己雖然有病，也不肯靜靜地修養，並且說在一年之內很希望死去。

木村靜聽着，簡直對於M羨慕起來了。M風傳着曾於許多底女性失戀了，但是仍有這樣年青美麗品行端正底姑娘肯爲他而死地愛戀着他。他數年前獲得一位美妻的時候，人們都很羨慕他，誰知到了如今尙仍有一位與他現在的妻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樣競爭者暗中存在着。木村想到這裏，覺得M的豔福到底不是旁人所能及的了。

「所以我很想求先生向S子好好地說一說，勸她靜養。我無論怎麼地勸說。她是一點也不肯聽的。」

N子所以將S子的祕密底戀愛對木村說了的，也便是因爲這種憂慮。

「可是S子對於M的這種心情，M知道麼？」

「那可不知道了。並且我敢斷定是M，也不過是從她的口氣中猜想的，她並沒有明白地說過。」

木村自從聽了這場話之後，有時無意間問問S子的病態，勸她在最近期內找一塊好地方療養療養去。可是每當這種時候，S子坦然地說道：

「病體的事，我是完全不關心的。」

「不關心可不行喇！趕快地治療，一定會好起來。」

「但是我一點都不想再活下去了，哈哈哈哈哈。」

這種時候S子露出一種病態底剛強。若以迷信的話說，牠那丙午生年的強烈底性格，全部地暴露出來。

可是木村想，像S子那樣才色兼備的女性，在一二年之內，病體絲毫不療養地便死了去，覺得自己實在不能沉默地旁觀着。N子在這一點上，似乎也是十分地憂慮。她對木村說：

「我想先生對M先生說一說，求M先生轉勸告S子，那時她肯靜養了也未可知。」

N子這種想法，有些「生地門特兒」了。然而S子關於自己的病體，連木村的勸解都一分也不肯聽從，最後底方法，也只有向M說了。

他想，S子的這種心情，M若是一點都不知曉的話，現在若是告訴給M，對於S子的這種自暴自棄的心情有所補救也說不定。並且更想，M若是知道了S子所以自暴自棄而決心死去的原因，因此感激她，也許就對於S子的病體肯一同協力。

過了不久，木村在雜誌合評會裏遇見了M。吃完了飯的時候，木村找了一個機會，向着正在橫臥着的M輕輕地說了。

「你知道一位姓野村的女人麼？」

「啊，知道。不是○○大學的麼？」

「哼，最近在我那邊作事了。」

「是麼，那是一個很好底女人，並且很有才氣。」

M心平氣朗地微笑了。

「她愛着你，你知道麼？」

木村豫想M一定會吃驚的，誰知，M却坦然地答道：

「當然知道的。」

知道！那麼你一點也不覺着怎樣麼？

「可是，你想她與我現在的妻是平行線進行的，我能怎樣呢！實在講我的妻那一面，又是在先些而且既已結了婚的人，還能怎樣呢？她又是一位姑娘」

木村對於M這種態度，當然是不能否定了，但是終感着有些冷酷。他想M若是對於S子再稍稍溫情一些，S子也許更幸福一些罷。

木村看了M這種態度，把想求M勸S子靜養的這種「生地門特兒」底話，再也不能說出來了。他們只說到這裏，便把談話切斷了。

其後木村有機會時，也曾勸過S子兩三次。那時候的S子，每到夜晚，體

溫好像高過了三十八度。本來便不塗粉的面孔，是因為心情的原故麼，憔悴底影子，漸漸顯露地現出來。木村覺着她那種漸進的自殺已現到眼前了，心中實是難過。

恰巧，當時的新進作家黑川，成爲S子的救主出現了。黑川那年的正月，正失了愛妻，曾到鄉下溫泉遊了多時，從那裏回來，便開住在木村主辦的雜誌社裏。

黑川與S子初對面的時候：便突然說道：

「你是胸部有病罷？我一看，便敢斷定你的胸部不好。」

S子對於黑川的敏感與直截底話語，好像很合意似的。

「聽說京都有好注射的醫生，一定可以治好的，你不去看一看麼？你一個人若討厭去，我可以伴着你。」

黑川在S子會面的第二天，連這樣底話都說出來了。



倆個人進到戀愛的關係，簡直是沒有幾天。

黑川的前妻也是因為胸病死了的。黑川對於病妻的那種慈愛，表現在他的小說上，很感動了一般青年女子。

「我看護病人是最周到不過的，你靜靜地修養罷，我盡心地看護着你。」黑川會這樣對S子說過，我是從N子聽來的。

黑川是一位純朴可靠底男子。所以木村想，爲S子計，黑川是一位再好沒有的愛人與看病者了。S子若是因此而能靜養，身體漸漸健康起來，這又是多麼美好底事呢。只是木村所最放心不下的是，本來不甚健康的黑川在勞苦地看護病妻之後，又愛上了這位胸部病的愛人，他自己的健康不會因此毀壞了麼！可是他又想，這是黑川自己居心情願的，實在也沒有方法。

不久，木村聽見了這樣底風說，S子曾與住在社內的黑川，睡在一個蚊帳裏。

那一晚間，據說S子也住在社內，黑川住屋的鄰室，便是社內兩個女事務員的居屋，當於寢睡的時候，她與黑川隔着紙門閒談着，但是突然S子說道：

「我到你那邊好不好？」

「好罷。」

黑川這樣說了，S子絲毫不躊躇地，跑進黑川的蚊帳裏來。然而聽說，這是女事務員T子尚沒有睡覺的時候的事。

木村對S子的這種大膽底動作吃驚了，但是同從這裏可以看出那不懼一切的女性的新時代存在着。並且他又想反正不久他們要結婚的，因此對於他們任何的行爲也就不加以非難了。

這一次的戀愛，成爲了S子的再生，他不能不歡喜了。

不久，黑川離開了雜誌社，自己租了一所房子。當然，S子也從那直住到如今的公寓裏遷出來，與黑川住在一家裏了。這時倆個人纔完全地開始了同棲

的生活。

在他們同棲之前，他們應當先舉行結婚式纔對，木村這樣想。然而他既不信得住黑川，所以他又覺着這種外面的形式怎樣都不關緊要。

又過了一個月，有一天突然木村收到S子的一封信。

我與k相別了。今後就是偶然與他相遇的機會，我也想盡力避去。

S子

裡邊這樣寫着。

木村是一切都不明瞭的。只是記得S子曾對自己說過這麼底話：

「黑川先生真是那般地愛着他的前妻麼！我愛上了這樣底人，覺得真可笑。」

莫非S子想把自己愛人的過去的戀愛都要抹殺麼，木村想到這裏對於S子很不愉快。S子對於黑川的只是現在的愛情還不滿足，她想把黑川的過去的愛

情也收爲己有，她怕是這種的暴君底女性。

然而木村想不到只是這一點，便能成爲了他們急激決裂的原因。

S子與黑川在當時都沒有訪問過木村。關於倆個人決裂的事情，他只是從黑川的友人木村處聽來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別是因爲什麼，吵嘴了罷？」

「哼，確實是因爲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恐怕多半是因爲S子不許身體的關係罷。」

「不能罷？他們不是早已睡在一起了麼？」

「那是真的，不過沒有發生關係。」

「這種事怕是不可能罷？」

「在我們想自然是的，所以結果黑川不能忍受了。」

木村對於S子的這種行爲，怎麼也是莫明其妙，他想，既然是同棲了，而

不許他身體，爲什麼又要同棲呢？

「那樣講，這不是全然沒有意義麼？」

「誰說不是呢！」

這樣說着，木村苦笑。

「莫非S子根本不明白這種事！」

「也許是接吻以上的事，便不明白罷。聽說她會對黑川說，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男與女之間會作出特別希奇底事來。特別的是愛人們，作出那種怪事，我覺得真有些傻氣。」

「這樣倆個人住了一個多月，黑川受不了也是當然的。」

聽了這些話，木村反到同情黑川了。但是同時對於S子的這種動作，也不敢下判斷。她怕不只是像一般處女們對於性慾的那種潔癖，而怕是一位驚人的戀愛理想主義者，她是要從戀愛否拒了一切性慾的成份。她最初所以敢大膽跑

到黑川的蚊帳裏去，也正是因為她否定在相愛的男女間，有着接吻以上的事。所以在她看來，男女睡在一起是光明正大的。

然而木村對於S子的態度，從心中不能不非難她。她太是一個夢想家了，並且既然是那樣地講精神戀愛，為什麼又要同棲呢！這種動作是使同棲的男子忍受不了的。特別的是像黑川那樣底男子，有超於常人的地方，並不是在性慾上有什麼特殊要求的人。

只想到黑川這一個多月的默默底忍受。他不能不同情黑川了。

一方面愛着黑川，一方面又明知與黑川結婚的，而因為謬底潔僻，與那不易尋到的愛人——能否再找到這樣底愛人真不得而知——分手了的S子，木村覺得她是可憐，而同時覺得她是愚蠢。

但是因為這個問題的關係，木村與S子之間竟被傳出了奇怪底謠言，那時候的木村是做夢也想不到。

是S子與黑川別後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親近底朋友對木村說了。

「這種話對你說了，也不知你惱不惱？關於你與S子之間，外面有種種底謠言，你知道麼？」

「不知道。」

對於木村，這簡直完全是意外。

「都說是你與S子之間發了關係，以致於生了孩子，想向黑川君身上推，而結果失敗了。」

木村驚呆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聽說因爲這件事，新聞記者還到山口君處去了一次呢。」  
自己胸中湧沸着的憤懣，木村不知怎麼處置了。

他平素便是種種謠言之的，但是這次的謠言實在太過於奇怪了。木村自己想，對方若說是一個蒙昧無智底女子，也還罷了，無論如何她也是一個○○大

學出身的現代的女性呢，說什麼生了孩子像一般人對於妾小般地，馬馬虎虎地送給了旁人，這是可能的麼！並且木村黑川之間這樣地親熱，而把自己所愛的女人，推到朋友的身上去，這種怪異底事能夠作得出來麼？他又想，這種謠言，由他自身的妄誕，自然會漸漸消滅了的，特別的是，與愛人同棲一月。尙仍不許身體，這不是S子的所爲麼？至於這種謠傳，連新聞記者都會驚動了？：

木村覺得在這世間中，是滿充斥着暗中傷害他的覆面的怪物。

自從友人說了那種話，第二三天後的一天晚上××通信社員，合木村打電話來了。說要與木村面談。

木村每當這種時候，不聽清對方的來意，總是不肯會見的。

「問問他到底有什麼事。」木村對着接電話的人說。

「說是關於野村女士的事，要求會談。」

因爲S子的姓，木村注意了，自己走到電話口去。



「到底什麼事罷！」

「關於先生身邊的私事，想打聽打聽。」

「我的什麼私事呢？」

「××縣縣會議長的小姐，先生認識麼？」

「，啊認識。」

「關於那一位，與黑川先生，與先生自己的事，想與先生會面。」

木村不愉快起來，立刻將電話切斷。××通信社這個名稱，他以前一次也沒聽見過，這次簡直是強迫要求。然而那種謠言，已生長了雙翼，在大空中飛迴着是不假的了。

不久，木村知道，關於木村與S子之間的謠言，還有更可怕底枝節呢！那便是，木村因為侮辱了S子，S子的父親縣會議長大怒起來，把木村告發了。是誰接連不斷地，這樣荒唐無稽地創作着呢！可是無論謠言有多少，木村是絕

對地尋不出造謠的人。正好似那臨死的輩兒朱拉克，只能徒揮着憤懣激怒之劍，向着虛空中迴舞。

然而這種謠言，決不停在一處，總是給最初聽見謠言的人一種新刺激；而再有枝添葉地向世間傳佈去。可是漸漸會在木村的身上，迫近了可怕底實害。

又過了四五天的時候，S子具着蒼白底臉色，到木村這里來。「你看，父親寫給我這樣底信。」說着，她把她父親的信給木村看了。信中的語氣，真是出於老人的嚴格之筆。

啓者：

我直截了當地說罷，這次我因爲到關西方面來視察，停在京都市柘屋旅館裏，有一個東京日日新聞記者突然來訪問。問我一關於令媛S子與小說家木村雄吉起訴事的真相，「我對於這意外飛來的質問，只有驚訝，所以以全然不知回答了。事情到底是怎樣，爲什麼有這樣底謠言，請你急速地報告給



這樣肯定了。其次是：

「S子與木村發生了關係，S子的嚴格底父親怕要怒惱罷？」再其次便成了。

「S子的父親大怒了！」這樣底肯定。其次成了

「她的父親也許說不定要告發呢！」再其次便是：

「S子的父親把木村告了！」結果成了這樣。

繼續不斷地這無責任的謠傳，以惡意與好奇心爲餌，漸漸擴大起來，什麼樣奇怪無道的事，都會成了木村的所爲。

S子與木村，把那封信放在他們的中間，倆個人茫然地相望着。

S子說道：

「先生，因爲我使先生吃了種種底苦。」

「沒有關係。」

「這封信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方法呢！運動報紙不要登載出來，也未免太傻氣了。我是隨它去罷！」

「那如何能行呢！」

「可是，這種事若是發表出來，我想同着報館爭鬪呢！或是我倒了，或是他們倒了。到了那種時候，我想請你到婦人科醫院去，求一個證明書來，你肯麼？」

「當然肯的。」

「不用說你是個處女了？」木村想，S子也同樣是一個人，在自己不知的範圍之內，什麼事都會作得出來的，所以這樣地問了。

「先生，那是當然的！」

S子紅了臉，這樣抗議了。S子一會兒又說道：

「我本來不知什麼時候，便想死去，這一來反不能死了。候着檢驗的那一天罷！」

她苦笑着回去了。

木村處在這般人的謠言之中，彷彿連S子都有些不敢親近了，可是在女性中最非性慾的她，會成爲謠言中木村的對向，真是可笑而又可憐。

當然，那件事在報紙上沒有登出來，並且也實在沒有登出來的必要。可是其後一年之間，在那個謠言的收尾，木村並不是沒有受到種種底災害。

還有一個關於T女史的謠言，也是很根深蒂固的。三四年來纏繞着木村。然而到底是從那裏起來，是怎樣起來的，木村無論如何是尋找不出。

在木村當新聞記者的時候，T女史開始發表了她的處女作。那時木村以記者的身分，曾訪問過她。因此木村對於T女史頗存好感，却是實在的。

可是其後，T女史的丈夫死了的時候，木村已經在文壇上很有名望了，因

爲與她的丈夫也曾相識，所以特別地給她寫了一封信懺悔底信去。可是女史並沒有回信。木村想，一定是那封信傷了對方的心了，不然她這種執之不理的態度，是太失禮了，所以反覺自己動作的呆笨。

但是在某婦人雜誌合評會裏，他又遇見了幾年未見的T女史。當他聽見了她的甜蜜底聲音——彷彿是故意做作出來的，他心中頗不起好感。但是在會中他與她會面了兩三次之後，他又覺得她的嫵媚底聲音，決不是做作的，也又不覺着怎樣了。

有一次女史因爲單行本出版的事，來與木村商議，同時求他的助力。在這種時候，他覺得是他應盡的禮儀，所以很歡喜地幫助她了。以後他們也不過是在文壇的合會裏，每年相遇一兩次而已。但是不知什麼原故，木村與T女史的謠言，突然成爲文壇上談笑材料的重要底一個了。

當時木村幫過忙的T女史的單行本，開催一個出版紀念會。當然，木村也

以發起人之一的資格，在會場上講了一些話。會完了之後，木村的友人K君與出版那本書的雜誌社的Y君三四個人，同到一座飯舖裏去飲酒。當時友人K君對他說道：

「我以先也覺你與T女史之間是很奇怪，在今天的會上纔把我的疑團打破。你們中間若是有奇怪底關係，你以一個發起人的資格，決不能那樣不顧忌地講演。」

木村聽了這種話，想連最可信賴的友人K，尚且相信，那樣底謠言，謠言的魔力，真是連黃金都可以溶化了的。

「不要胡說罷！連你都相信那樣底謠言麼？」

「因爲你與T女史正好相配。」

「哪裏的事！Y先生，你也曾這樣地想過麼？」

木村想求得一點幫助，所以這樣問着Y氏。可是Y氏答道：



「是的，我也這樣地想來着。」木村覺得真是沒有救了！關於他的這種謠言，直繼續了好久，他知道是在候着什麼機會了。謠言這種東西，一旦流布出去，是不容易消失的。因為謠言能給最初聽見它的人，一種新刺激。木村覺得，只要是世人的興味尚繫連着他的話，關於他的謠言，是不會消失的。

但是關於木村與T女史的謠言，當着木村的友人森口自殺的這種機會，又穿上了一種奇怪底外衣。

森口自殺的時候，在遺書中曾這樣地寫着，「可以與我一同自殺的女人也是有的。」新聞社全都好像瘋狂了般地，四外探尋這位女人是誰。縱令多少有些戀愛事件，也是森口自身的事，並且關於這種事他隱密得又最巧妙，現在本人死了，旁人焉能追尋得出來呢！

但是這種狂奔的泡沫，要跑到木村的身上，他做夢也想不到。所謂泡沫是

，森口與木村因爭T女史而破裂所以自殺了的這種謠言。

最初把這種謠言傳到木村的耳邊去的，是他的幾個好友。

「啊啊，那件事麼，新聞記者已經到我那裏去過了。並且是我從森口的殯葬回來，他們早已等候着了。

或是：

「因爲那件事，Y新聞記者特別地到房州去會過T女史了。」等等的說話。

森口的遺書中，既然說可以有一同死去的女人，爲什麼能解釋到木村把T女史奪去了呢？木村到底也想不出這種理由來。一定只是當於大家都正究根問底地亂猜森口遺書中所指的女性的時候，那向來創作的天才造謠者們，忽然撰出木村奪T女史的這種驚奇底創造。

木村自己與T女史，兩個人單獨地沒有同行過。更純潔的是，森口除去在

公會席以外，可以說沒有會過T女史。

「這樣講，森口個人與T女史會過面麼？」

木村這樣向着與他倆都極親熱的朋友問。

「那大概是有的吧。T女史的書會，森口也出席了，聽說女史曾去道謝。」

「但是我不信森口能愛T女史那種樣式的女性。」

「那怕是真的罷！」

那位朋友這樣說着苦笑了，木村覺着一切都是糊裏糊塗，從毫沒有根據的地方，濛濛地升起妖氣，變成了襲人的淫雨，不快地降到他的身上。然而無論他自己是怎樣地不快或不滿，但也沒有辯解的餘地，找不着辯解的對手。

只要是世人肯把森口清麗底遺書中的一句，正當地理解了，也決不會猜想  
到他們的友情之間，會有那種不快底愛慾鬥爭；而似日輪光照着一般地，明白

地判別了。可是一旦成了謠傳，那便一切都混亂了，再也找不出道理來。

到底是誰這樣開始想起來的呢，是決問不出究竟的。在那些謠傳的人們的背後，還有一羣茫茫底人們，在他們遠遠底那一方，纔是謠言的出所。不，實在講，這樣意識底出所，是決沒有的。就是把文壇上一切的人們，無論大小，細細地一一問去，怕也找不出謠言創始的人。只是像大空中的星雲，凝凍成天體一樣，謠傳的小碎片，呼友蒐類地漸漸變大了，結果把有力底新聞記者都驚動了，猛然地殺到木村的頭上來。

這樣謠言在木村的耳邊響着，他除去憤恨地看着之外，也實無能爲力。他只有壓抑着焦急底心情，候着時間的經過。在木村的友人間所驅迴着的謠言的使徒們，當於森口死後的第十天，纔現到他的面前。那便是與木村有特別關係的某新聞社的記者。

「先生與森口先生與T女史的鬥爭的這種謠言，先生知道了麼？」

「當然知道。」

「先生怎樣想呢？」

「太無意味了，我都無心辯解。」

「但是××處，明後天都要登載出來了。」

所謂××者，是都下首屈一指的報紙。

「有什麼根據呢，他們發表！我想他們沒有發表的理由。」

「可是世間都說森口先生給先生的遺書中，關於這些事寫得極清楚呢。怎麼樣，先生這一面不如先下手，把遺書在我們的報紙上發表了，那時先生的疑難，也便完全表明了。」

那時候，關於森口的遺書的發表，是各新聞社間的競爭，凡是稍有不同的遺書，便想發表出來，互相匆迫地競爭着。因此木村不能不明白地感到這位記者是以謠言威脅他，而同時要求他把遺書在他們的雜誌上發表。一種不可名狀

的怒惱，在他的胸中噴湧起來。森口給木村的遺書，確實是沒有一點秘密，但木村想，究竟遺書這種東西，要算是私書中的私書了，自始至終他只覺得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必要。

「你不能胡說！爲否定那些無端的謠言，我不能發表友人的遺書。」

「不然，世間永遠要猜疑先生的！」

木村惱怒極了，想把新聞記者痛打一頓。爲打消那樣荒唐無稽底謠言，你焉能強迫着他發表友人神聖底遺書呢！他憤怒之極，想以全身爲堵，向着造謠的人們戰鬥。但是他真實底敵人，不是坐在他面前的某新聞社記者，而是在遠遠底，遠遠底後邊要數過幾百個人的後邊去呢！他所要與戰的怨敵們，是在遠遠底雲中的安全地帶裏了，不，不，也許根本就沒有呢！

當然，他與T女史的謠言沒有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只是有些不負責任的雜誌，專門以傷害他爲目的，登出一些來。但是與那

些人們爭辯，如同與一羣流氓吵架一般，所以他只有隱忍了。

這種奇怪底謠言之所以發生，有些也是因為木村的不德所致。當然，木村不是像那些所謂李下不正冠的男子。李下正冠的事，確不是沒有的，但是他從未想偷盜旁人所種的李上之實，或是折取人家的樹枝等等不德不義底事。

然而謠言的發生與原因，似乎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着。

在那一年之末，他曾有次到關西去旅行。在發車前十分鐘，他走進睡車去，裏邊已經有許多人了。但是忽然一注意，看見在自己斜對面的寢台上，坐着×××社的婦人記者U女士。雖然是近三十歲的人了。確是一位美人。

「往那兒去？」

「社的大會是在名古屋，所以先去豫備。」

木村因為與U女士比較是很熟的，所以談了許多話。九點一過因為就要發車了，車裏的小使們，急急地在佈置寢台。一會兒走到U女士的位子來，說道

「現在要安置寢台了。」U女士被追逐着，站了起來。木村看見了，也只有說道：

「請你到這方面先坐一坐。」木村這個寢台的一區劃上，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坐着。

「那麼對不起了。」

這樣地說着，U女士欣悅地坐在木村的旁邊了。

車裏十分混亂，突然間，有人招呼木村了。

「啊，木村先生麼，到哪裏去？」

「到關西走一走。」

說話的人，是姓高橋的書局的老板，

正好U女士坐在身旁，木村想怎會偏巧這時候被他們看見了呢。並且這一



個人若是也同樣坐在一個車裏，他一知道那就是×××社的U女士，一定立刻又要招誤解的。

「你上那兒去？」木村這樣地問了。

「不，我是送行的。確也是這一輛裏，怎麼會……啊，回頭見。」  
這樣說着，那個人慌慌張張地走進裏邊去了。

木村想，這一定又不知道什麼謠了。然而在亂七八糟底發車前的寢台車裏，他不致於疑心也未可知，所以也使用不着特別地去辯解。並且這種傻事，也實在作不出來。可是這位書店老板若把自睹的事實一說出去，恐怕什麼樣底謠言，都造得出來。

在名古屋下車のU女士，未走入寢台之前，這樣向他致意地說道：

「明朝很早就下車，所以怕看不見先生的面了。」

自從那一次，又經了三個月之後。他的一個朋友對他說了

「我遇見××劇社的人們了。會長篠田君這樣地對我說：『小說家這種人們，真能引得動這麼多底好女人麼！在東海道的火車裏，我看見木村先生同着一位極美麗底女子一起坐着，那位女士始終看着書。那本書是什麼呢，我一看，原來是一本尼采研究。木村先生在京都下車的時候，那位女士只默默地隨在他的身後。小說家真是令人羨慕』這是真的麼？」

這樣說起來，木村是與××劇社的篠田曾乘在一個火車裏了。在那時候，也許他看見了木村與U女士的會話。但事實是U女士當着薄明的時候，在名古屋下車了啊！

坐在木村身旁的，始終讀着尼采研究的，並且使戲子都欽佩了的美麗底女子，木村是一向也沒有看見。木村想，要是真有那樣底女性與自己乘在一輛車着，哪麼只回過頭來看了一眼，也算幸福的呢？

記得去年秋天，佐藤春夫，久保田萬太郎，菊池寬等等的人們，

在慶應大學禮堂裏，開過一次芥川先生的追悼會，我曾去聽講演。當時菊池先生的那篇演說，使我在長久底時間內，總念念不忘，因為我覺得他當時的話語，與他的作風有絕對底相像，並且話中的材料，很合一篇小說，因此我想不久他一定會寫出來的。過了一年了，今年十月初從國內回來，到了神戶的時候，在三之宮車站上，看見了十月份的改造，裏邊載有這一篇謠言的發生，我只看見了題目，就好像舊相識似的，對它頗持好感。到東京後買了一冊改造，一氣讀完了這一篇小說，覺得全篇尙不因實紀錄而於藝術上有遜色，所以費了三四天的功夫，譯了出來。小說中的木村當然是作家自身了，森口是芥川龍之介氏，其他的S子T女史等等據說若考證起來，也都可以尋找出一個真姓名，但我想這是對於這篇小說的藝術上沒有重要的，讀者拿它只當作小說看，或者反更有趣。

## 小兒病

(片岡鐵兵著)  
(高汝鳴譯)

### 一

是只隔着一層房壁的鄰室，話聲笑聲的繁雜真是不堪。然而話的內容卻又  
是聽不明白的。是六個人？說不定怕是七個人，總之是一些不講禮的家伙。這  
邊苦於不能睡熟也不管，要那樣高聲地大鬧。憲一甚至對於他們生出了憎恨來  
，在牀上打了好幾個翻身。

父親也是太不解事，在人家的寢室兼書齋的隔壁，深夜把客人引來，作安  
眠的妨害。未免太無神經了。

今晚是十點過鐘就了寢的憲一，雖然上了牀，但照例是把電燈台拉到枕頭  
邊來，翻讀着雜誌。到那時却有了來客，來客是應該接在應接室或者正房裏的  
，獨於今夜，父親把他們引到了樓上的憲一的書房的鄰室來。而且來客是有六

七人之多。

最初不知是些什麼人，覺得奇怪。但是從偶然由壁間漏出的語氣看來，他們是父親的公司裏的職工立刻便知道了。——但是，是什麼原故呢？

憲一近來由讀書的影響，對於工人甚至懷着了一種敬意。然而像今天這樣，在深夜中妨害了自己的睡眠，不管是工人還是愛人，心裏是不會感謝的。不過父親爲什麼到了這樣夜深，要把自己公司裏的職工招到這隱秘處的房室來談話呢？說的是什麼雖不明白，但那話頭的中心似乎是父親。父親在發揮着熱辯，拚命地在談着一些什麼。父親一講完了，大家便突然放低了聲音。暫時靜謐了。這邊也勉強地把想睡的眼睛閉着，但突然又哄笑了起來。簡直不能睡熟。

「不已經十二點了嗎？那些家伙到底要弄到什麼時候呢？」  
憲一焦躁了起來，他以爲怕不久就要走了，一直忍耐了來，但總不像有走

的意思。率性去叫下女來把枕衾移到樓下去罷？但可沒忙。

說不定，唉，多半是一定的，他們那些職工爲了什麼重大事件而來。他們一定是工人的代表。他們現在一定是提出了什麼要求來到經理的私宅來作短兵相接的談判。……那樣一着想起來，便不知不覺地起了一種有力的意趣，不想離開鄰室而去。

半分不高興，半分好奇地，憲一從剛才起便忍耐着傾聽了起來。然而話的內容依然是不明白。

「但是，由黨部派來的人……他的住所……這位……山口君……」

「公然把傳單撕了……把人當傻瓜……」

「那樣正好嚟。」

「經理老板的意見怎樣？……」

「……的啦，哈哈哈哈哈。」

着

「哈哈哈哈哈。」

話頭就是那樣地聽出。

像有一個人立起身來把「障子」拉開，走出了迴廊上去，從那迴廊上問

「毛房呢？」

「下樓，向右手抵壁。」父親的聲音。

在迴廊上重脚地走着的聲音，下樓的聲音。

鄰室中話聲繼續着；

「高山怎樣呢？」

「高山？那家伙你看不出，他公然是××家呢。是二號工廠的……」

「但是……弄不好的啦……試試看？」

「唉？」

在座的人似乎在籌思，暫時沉默着了。樓下有掩閉毛房門的聲音。是剛才的那位男子，又在上着樓。

拉開「障子，」進了鄰室去的神情。

「冷啦，冷啦，」他說着。

「怕已經弄好了罷，」父親的聲音。似乎按了電鈴，樓下遠處有鈴子的響聲，可憐女僕爲這不時的來客是還沒有就寢的。

兩位女僕好像搬運了食案來，在迴廊上和着她們的脚步，有幽微的碗蓋的挨擦聲。

鄰室中像立地有了小規模的酒燕。熱鬧的談話起來了。

「相偏一下。」

父親立起身來走出去的神情，他像是到樓下去有什麼事情的。在他去了之後，



「哼，真是說得巧妙啦。」

「到底不媿是老狐狸。」

「他似乎也不怎麼老啦。」

職工們在那樣評罵着父親，明白地可以聽取。

「Sutolon, Sutolon kayowasate……」

在唱歌。

「就醉了嗎？還早啦。」

笑聲。

憲一再也不能忍耐了。咋舌一聲猛然便從寢牀上跳了起來。

二

第二天在睡着懶覺的時候，父親往廠上去了。起身到燕居室來，看見母親在看報。

「是怎麼的啦，昨天晚上？」他問着。

「聽說是有罷工的消息。」

母親那樣說了，把報遞了過來。

在報紙的社會欄上小小地登出着，憲一看見了。記事是工人們向着做經理的父親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報紙的預想是罷工大約是從今天開始。

「昨晚上的那些人就爲那事情來的嗎？」

「我不大明白啦，父親連沒說什麼。……」

「不是鬧到了兩點鐘嗎？」

「唉，真是駭人，今早到那間房裏去看，那兒一面都是泥，真是骯髒的一些人啦。」

「總不會是讓他們打着泥足跑上去的罷？」

「泥足倒不是，只是那藍布衣是泥髒着的。」

「不錯。」

憲一跟着便上學校去了。

他在大學是經濟科的二年籍生，但是少有上講堂的。倒是對於在授業後每隔一天開一次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很是用功。這是請講師或者前輩的同學或者學校中的助教授們來講的，內容是資本論的講義，或者是日本的現實的金融資本之活躍情形，支那問題之暴露等等。

對於這樣的事項一熱心了起來，年少的青年是要忽然喜歡研究起學問來的。憲一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向來的用功和學問只是對於出世的準備，結婚資格的準備，並不是出於對於學問本身的熱情。然而一旦開始讀起 *Capital* 來，從那一瞬間起對於智識的慾求把性質改變了起來。那改變而爲了熱情的，向着真理的之追慕。所以 *Marxismus* 是科學，同時又以藝術的魅力打動着年青人的心。

那是十分地藝術的。何以呢？因為那種學問漸次地制約着學之者的生活。沒被它制約着的生活不能不使他的良心受着苛責。

本是布爾菊亞（Bourgeoisie）的兒子而兼大學生的憲一因此之故良心是沒有休息的時候那樣的境遇本來沒有固執的必要，但要不可不固執又有所不能地，他是過送着馬馬虎虎的生活的。這層他自己也很知道。解決的方法是只有從那種境遇脫出。然而又不能夠，他始終是徒然地煩惱着的。

如有財產時，依然是有的好。本是可以安逸過活的，一定要拋棄了跳進困苦中去，那是有點可怕的。

沒有鬥爭生活的 Marxist，單是研究家的 Marxist，要把那樣的名目來為自己解嘲，因此而得到安心，他倒還不是那樣的蠢物。

要怎樣做才好，本是明白的，但苦於沒有勇氣。

「總而言之，生成為有錢人的子弟，是我自己的不幸。」

在不久之前一說着這樣的話總覺得是有點偽善的聲響的，但在今日卻帶着實感使誰人都能同意了。這正是人類的實感在一九二七年的道德的進化。

那一天憲一在吃晚飯的時候，才和父親見了面。

「聽說工場在鬧風潮啦。」

「不算怎麼一回事的。」

「報上不是說要罷工嗎？」

「那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我是有辦法的啦。」

「不過呢……對方的要求爲全不承應時，恐怕——老實，昨晚那些人是爭議團的代表嗎？」

「嚇，大約是那樣的家伙啦。」

「把要求提到了私宅來嗎？那又未免太高興了一點啦，公然喝起酒來。」

「高興地讓他們喝酒，那正是我的苦心之處啦。」

「讓他們喝酒是要講馬虎嗎？」

「馬虎也可以說是馬虎。」

「資本家真是有點惡辣啦。」

「什麼叫惡辣？」

父親呈出了怒容。於是憲一便不作聲了。

停了一下父親又說：

「憲一，你近來好像在讀社會主義一類的書啦。認真同你講，你中止了的好。無論怎樣說，二十世紀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啦。要反對資本主義那是等於不想活。一個人既生下地來，總不好說是要把自己束縛着不想活的話。那是吃虧的啦。喊着什麼普羅列塔里亞，可以失掉的東西只有鎖鍊，喊着喊着把自己腳上的鎖鍊加重了起來，那樣的傻瓜真是沒辦法的。要讀讀 *Marx* 倒不要緊，但要提防着沒要害小兒病。」

「我倒並不是小兒病患者。」

憲一微笑了一下說，但在心裏卻覺得是真正地說到了自己的痛癢處一樣。

「好啦，不過你就害了小兒病，你也幹不出什麼大了不起的事。只是你的生活弄得難過罷了，可不是嗎？親心子不知。你在陶醉於思想，要高興地鬧點玩意兒，我今天卻是絞盡心血地在和工人們折衝，照你說來甚至有點「惡辣」地在想懷柔他們，這些並不專門在圖自己的利益。第一是爲國家，其次是爲社會，爲勞動者本身的安寧，而最後呢是爲的你們兒女，這是真話啦。」

「真爲勞動者時，聽從了他們的要求不好嗎？」

「那樣單純的想法是不行的。要加工錢，第一層不得不把公司的情形來籌量一下。那樣每要求一次就要加薪，公司是不能夠維持的。公司是要倒的。倒了，工人們便立地失業。你想來還不明白，在這樣不景氣的時代，公司並沒有

贖甚麼錢。贖錢的是保險公司和銀行啦，我們是受着那些家伙和工人們的夾攻，你想想看就明白啦。……」

「那層我是明白的啦。」

憲一誇耀地說着。父親在對着資本主義之內部的矛盾說閑話。然而由經濟雜誌的主筆陞到了現在的公司經理的父親，只是一員雇用的主腳，並不是挾着資本的實力以支配着公司的。在父親一方面，難處的局面自然也很多，不過父親是受着沒大的分紅和薪俸的。父親並沒苦到把那些莫大的東西來犧牲掉，豈止不犧牲，在實際上第一步是要先把那一筆錢在算盤上打出來的。他所苦着的是要在算盤上更打算盤而已，那嗎，那莫大的東西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是從勞動者的血與汗，是從不增加工錢的政策。

和父親對坐着，那樣的事情迅速地在腦中浮泛了起來。但是同父親爭執也是無益的，憲一沒有作聲。



但是，他到了目前來才睜開了眼睛看着食桌，看着在輝煌的燈光下陳列着的暖和的食物。

自己是「爲勞動者圖安寧」的父親的兒子，所以才有了這樣的羹食。

「總之，我們是搾取階級啦，」他輕輕地說了一句。

「憲一！搾取階級你那樣不高興時，從明天起便退了學的好。怎麼樣，不慚愧嗎？從勞動身上搾取了來去進大學啦！」父親稍稍把面容緊張着，俏皮地說。

憲一覺得父親本人充分地具備有成爲 *Mark-boy* 的素質，在心裏忍不住抿笑。

### 三

離開了父親面前走進書房，他立地展開書籍閱讀了起來。從明天起便退學的想念，不用說是沒有的。小兒病用不着害到那樣的程度，自己把自己勸解着

。咳，暫時是只好聽其進行，在進行中，矛盾漸漸激烈起來，應該崩潰的東西崩潰，應該興起的東西興起。並沒有加入組織，在書齋中焦躁着也沒有用，那樣的安心是容易地獲得了的。從歷代的先祖以來那樣安心着成了習慣的血，是在他的脈管中流着的。

然而在夜間十一時將近，昨晚的客人們又來了。今晚也要來，真是稍稍出乎意外。連着兩晚都被入把讀書和安眠擾亂着，那是難過的。

他叫下女來把自己的寢具鋪在了樓下的母親的住房的鄰室。

在那房間裏把燈滅了鑽進了被窩裏，父親進了隔壁的母親的住房來。

「喂，把威士忌拿出來，」父親說。在這兒的鄰室只隔着一層糊紙門，話語也明白地可以聽出。

「已經沒剩下多少了。」

「昨天有人送來的不還有嗎？」

「唉，那個？」

母親從櫃子裏取了出來的樣子，接着又說：

「那些人太不乾淨，真沒辦法啦。」

「你真蠢，那點算得什麼。這回弄成功了，一張兩張的草藥算什麼事。」

「不過，可以弄成功嗎？」

「把戲正入佳境。」

父親出去了。上了樓去，立刻又轉來進了母親的房裏。

「他們說還是要用日本酒的好，替我燙幾瓶罷。」

「唔，真是太不客氣啦。你罵他們兩句罷，他們不是和你的使用人一樣嗎？」

「那樣讓他們不分上下是不行的啦。」

「你是什麼也不懂啦。總之替我燙好幾瓶酒，下酒菜什麼也好。」

「不過啦——」

「你真不懂事，現在我不和他們討討好，我會糟糕啦。然而這回如一成功，那嗎我的手腕連社長和股東們都會驚嘆的。那樣一來我的經理的位子是什麼也不能動搖的啦——總而言之，世界上是聰明人佔上風。」

「你又來了，又是自詡聰明。」

母親好像高興了起來，立刻命下女準備了酒。

真是有點怪，憲一心裏想着。但因昨晚沒有睡好，頭腦是異常疲倦的，模糊糊地也就睡熟了一下，忽然樓上有熱鬧的笑聲起來，又把眼睛弄醒了。

「咋，今晚又睡不成覺了。」

那時候壁上的掛鐘剛好打了十一下。

有人從樓上下來向着電話室走去了。

「喂，喂，」父親的聲音，把號數報了，接着談起了話來。「喂，喂，是

上山先生嗎？我是山村。哇，是的。假如還沒睡，請一下。」

是打電話到社長家裏。不一會那邊的社長到了接話口的神氣，父親的聲音突然極其恭敬起來。

「哇，是社長嗎？哇，哇，是，是，對不住得很。還沒安寢？哇，哇，是的是的。……哇，哇，是的。……哈哈哈哈哈——我現在要報告的，是那一批人今晚又來了。因此，在目前突然把作戰計劃改變了……哇。是的。因此……哇，不，那是靠得着的。因此，真是很對不住，明天清早無論怎樣要請社長到公司去，不去是不方便的。因為，明天清早，他們終要提出要求來，最後要和社長直接談判。——唉，不，我是用着手段叫他們那麼做的——哇，不成問題。因此呢，喂喂，喂喂。」

電話似乎斷了，父親愈遽地叩着受話機的掛子。憲一對於父親用來對待社長的語調，始終是感着嫌惡的。那完全是奴才式的恭敬。然而是在雇用的經理對

於大股東的社長，事實上本是奴才，那也是沒辦法的。不過在現在的電話口上父親所說的話，有使憲一驚竦的東西含蓄着。始終覺得有點怪的，那些在深夜裏吵擾人家的勞動者們，由父親的話頭看來，似乎的確地並不是爭議團的代表。那些家伙是一些漢奸，是被經理買收了的，一脈相通的走狗，是把爭議馬虎下去的資本家的先鋒。

電話又像打通了，父親接着說：

「唉，是，是，是，是叫瀨川，他說要稍稍叫得猛烈一點，請你留意。是的，瀨川也到了這兒。他一叫起來，社長便屹然從椅子上立起來，稜着眼睛看他，在那兒有一位叫金田的，那是第一工廠的職工，是很出鋒頭的人，在當着幹事，那金田便把瀨川的手按着，說一動手動脚的事隨後可以幹，『這樣曉喻他，我們是這樣約定了的。到那時社長就只消堅決地說這樣的兩句話，說『你們是想破壞這個公司，還是以現在的工錢就業，這兩條路聽便你們擇選那一條

都好，「只消這樣說就行了。哇，不要緊，隨後有我來收場。哇，真的對不住，特別勞了神。哇，謝謝，謝謝。好的，請安睡。哇，不，好的，對不住。」

電話打完了，父親上了樓去。憲一在寢具中把身子弄得躁熱，心裏真想着要怒罵一下。

#### 四

清早起了牀，憲一立地便走出去了。到下宿處去訪問了他的友人武崎。武崎是憲一的高等學校以來的同學，勸他讀 MARK 的也正是這個人。他是不僅讀，連實際運動的初步也已經在幹着的。憲一一去訪問，武崎是傷了風，還在睡着。

「昨天跑去幹了一下，」武崎一看見憲一便說。

「幹什麼？」

一到兵工廠去撒了普羅列塔里亞的報紙來。在五點鐘的時候，等着了從那門道出來的職工們，我是裝着在春日町的停留場等待着電車的样子，立着等待着工人們出來。五點鐘稍過一下，像整着隊伍的一樣出來了。於是便趕快……除我之外還有三個人，把藏在襯衫下的報紙，一張一張地遞給了他們。「喂，來了！」E君叫了起來。真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些家伙們真快。我說「捉着是不高興，跑罷，跑罷，」拚命地跑了起來。跑得要斷氣的光景。一面逃，一面覺得有點悽慘，又覺得好笑。……」

「沒有被捉着嗎？」

「就這樣是安然無恙。」

武崎那樣說着笑了起來。

憲一在心中很羨慕了一下武崎的健全的發笑，覺得自己連健全的發笑都不能夠。武崎是堂堂地在向着實踐方面進行着的。應了組織的召集去撒布報紙，



被刑士追着逃跑。那樣漸漸地被煅鍊起去，漸漸地受着教育，習慣於戰鬥的話。他是那樣，而我呢？……

那時候，武崎說：「好說，老兄，你令尊的公司不是在鬧着爭議嗎？」  
「唔，什麼？」

這場爭議早遲是有着陰消的運命的，要被漢奸的工人馬虎起來，憲一很想把這樣的話對武崎說，但又忍着了。一向武崎說了，武崎那樣的人一定要把事實報告給組織，由組織又傳到爭議團的。那樣一來，結果對於爭議團定然好，但只有一個問題，便是父親的身邊不知會成爲怎樣。出賣父親，是有點肉體上的苦痛，就像用自己的手把父親的溫暖的咽喉搯着，把他絞殺了的一樣，怪殺慘毒。

他那時候，在心中把那個常識的思想喚起了來。「把認真地鬧着爭議的人們也想想看罷。他們是因爲生活過不下去才提出了那樣的要求，那要求就通過

了，生活也未見得便可以過得下去。——他們也是有骨肉的人。

有骨肉的是不限於憲一一人的。

把這個想念雖然喚起了來，但也沒有用處，對於武崎仍然是想沉默着的。沒有辦法，讓父親去成功罷。對於幾百名的工人雖然過意不去。

於是他談起了別的話來。

「我的老頭子，他俏皮我，說是覺得搾取階級可恥呢，頂好是把大學生的生活也拉倒。」

「打中了血道啦。」

武崎苦笑了。

「要那樣說來，我們是連咖啡店也不好去得啦。」

憲一也苦笑着說，但在心中有由那樣的話所不能解決的不安橫互着。

不過，到到咖啡店倒明知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兩人一下宿店出來，到了近

處的喫茶店。武崎是傷着風的，一到外邊來覺得沒有精神。憲一不用說也是憂鬱着的。父親儘管父親，我們各行其是，要想到那樣的決絕處終是不行的。

兩個人都默默地喫着茶，到頭憲一決了心，說出來了。

『武崎，我父親的公司的爭議團的本部，我有點事情想去密告他們，你看，要怎樣才行？』

『密告？什麼的？』

『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啦——』

把身子擎出去說起了話來，那時的憲一的臉色，蒼白得有點駭人。

## 五

那天晚上，憲一的家裏仍然有和昨天同樣的六個人聚集着。

照議是以父親爲中心，一面喝着酒，一面在密議着些什麼，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一點鐘了。

下女去關了門，在把周圍收拾好了的時候，剛才關好了的門有人激烈地叩着。

憲一有所預料，突然心血鳴動了起來。

下女去開了門，發出了悲鳴樣的叫聲。父親像走向門槽裏去了，憲一也跟着走去。

『糟了，』父親說着。

一個勞動者血淋淋地踞在門槽裏。

『怎攪的啦？金田！』

『沒王法的家伙們——』

太陽筋打破了，血從那兒流着。

『好像弄穿了。大家走不好遠，暗中跳出了一羣人來，叫一聲『漢奸，』

接着便是棍棒——』

『那幾位怎樣了？』

『好像打倒了。要曉得是出乎不意的啦，我一個人逃到了這裏來……』

『你逃到這裏來也不成事啦。』

父親不高興地說，陰謀既已經破了，對於這樣的勞動者再沒討好的必要了。從明天起便不得和一切斷緣的。故爾在父親看來，剛才還是大可靠的腹心之——人的這位勞動者，現在成了血淋漓地，從這一瞬間起便變成了辣手貨。

『不趕快到醫生那裏去，豈不糟糕嗎？』父親叱責着般地說。

『不要緊的，負傷倒不是大了不起的事啦。』

勞動者立了身來，把下女拿來的洋葛巾按着了傷痕。

『從明天起我便不能再到工場裏去了……怎麼替我們設設法啦？』

說着，把按着傷痕的洋葛巾又輕輕地取開來，在那薄暗的門槽的光中照着，看那葛巾上染着的血。

算辦——」

「那層非到公司去和別的主事們商量是不行的。能夠辦到的事情自然是打

「吃飯是要生問題的，總之千乞費心。」

「曉得的啦。倒是不早點到醫生那裏去，豈不糟糕嗎？」

「在那邊轉角的空地上，他們是埋伏着的。我呢是受了傷，瀨川呢是被他們打倒了。」

「總而言之，明天再來商量。我今晚，你曉得是疲倦得不堪的啦。和你們奮鬥了好幾天啦。」

那樣說了，父親不知怎地空空洞洞地笑了起來，是絕望的笑。

「我所不明其妙的，是我們聚會在這兒，他們爲什麼知道了呢。」

「真的啦。一定是你們裏面有什麼人洩漏了消息。你們真是靠不住。」

父親含着憤恨地說。

「那樣的事情是沒有的。那樣要命使換的饒舌的事情……」  
但是結局是勞動者走回去了。

父親呈着不高興的面孔退回到居室，憲一也在後面跟着。

「爹爹，」憲一叫着。

「你各人去罷！」父親叱責着。

「是我幹的呢。」

「憲一提起了勇氣來說了，聲音有點顫。」

「什麼？帶着一個難看的臉色，你在說什麼？」

「是我幹的啦，向爭議團密告了的是我啦。」

說了怎樣也忍耐不住地把眼淚流了出來。

父親好像還沒十分聽明白憲一所說的話，但看到憲一的臉色和眼淚，忽然把一切的情形了悟了。看着看着父親的臉上便現出了不能形容的怒氣來。接着

像破鐘一樣大聲地叫着：

『你這蠢東西！』

憲一突地感到自己的臉上遭了蠻大的拳頭的毆打，在同一個處所接着又遭了一下。

『啊，你爹！』

母親猛然竄進中間來，要想把父親推轉去，但沒有辦到。毆打接一連二地飛下。

憲一聽着微微的母親的哭聲，忍受着父親的毆打，朦朧地覺得自己快要失神的一樣。

但是他同時又感覺着，就在這目前，在這一瞬間，他自己是遭了解放，感覺到自己是自由了，能夠健全地跨進新的組織中去。



## 魔術

芥川龍之芥著  
侍桁譯

是降着暴雨的一天晚上。我乘着的人力車，走在大森邊界的陡直底坡上，車夫經過幾次拚命地向上拉曳，好不容易才來到被竹藪所圍繞着的西洋小旅店前。放下了車把。灰色的漆牆已漸漸剝落着的樣子了，在狹窄底大門前，車夫拿出了提燈，藉着它的光線在名牌上尋着；印度人馬堤拉姆，密斯拉的名字，用日本字寫着了。

說起馬堤拉姆，密斯拉君，讀者諸君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生於伽爾伽塔，是屢次計劃印度獨立的一位愛國者，同時他又學得了有名底哈桑康婆羅門祕法，是一位年青底魔術大家。正好是一個月以前，因為友人的介紹我與密斯拉君交際着了，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等雖然會屢屢地互相談論過，但是他使用魔術的時候，我却一次沒有見過。我預先曾給他寫了信求他在今天晚上給我使用

魔術看一看，因此我急急地坐着人力車來到遠離着大森街道的密斯拉君的住所。

我冒着雨藉着不安底車夫的燈光，在名牌底下的門鈴上，我按了一下。不一會兒門開了，這時走到大門前來的人，是照顧密斯拉君的一位身材低小底日本人老婆兒。

「密斯拉君在家麼？」

「啊，您來啦。從好久便等候着您了。」

老太太這樣喜笑地說着，便把我領到密斯拉君的房中去，他的屋子便是在對着大門的緊一頭上。

「晚上好。下着這樣大底雨還勞你來了。」

皮膚純黑色而具有兩隻大眼與柔軟鬍鬚的密斯拉君，手捻着放在桌上的石油燈心，這樣高興地向我打招呼。

「不，沒有關係，只要是能看了你的魔術，這點雨算了什麼。」

坐在椅子上之後，被簿暗底石油燈光照着，我向這陰氣房屋的四週看了看。

密斯拉君的房屋，是一間質素底西洋式房屋，正中放着一張桌子，靠着牆有一個不甚大底書架，此外便是我們坐着的椅子了，它們是相並列着。並且他的桌椅，全都是古舊底東西，就是邊緣上織着赤色花型的桌布，也好似一裂便碎的樣子，緣絲很明顯地露出來了。

我們互相應酬了幾句之後，雖然不是特意的，暫時靜默地聽着竹藪外邊的雨聲，一會兒還是從前的那位老婆兒拿着紅茶的一切杯盤進來了。密斯拉君打開了烟卷盒。

「怎麼樣，吸一隻不？」這樣同我說。

「謝謝。」

我絲毫不客氣地取了一隻烟，點着洋火這樣問道：

「你所使用的精靈，確實是「精」這樣底名字麼？那麼你今天想給我看的魔術也是借着一精」的力量麼？」

密斯拉君點好了自己的烟卷，柔媚地笑了，一邊吐着香味很好底烟。

「以為有「精」等的種種精靈的存在，還是幾百年前的事了。也可以說是天方夜談時代的事吧。我從哈桑康學來的魔術，你若想使用的時候也都是可能的。望高處說，也不過是進步的催眠術而已。——請你看着，只要這隻手這樣子就行了。」

密斯拉君舉起手來，在我的眼前畫了幾個三角形一類的東西，然後再把手往桌上放，桌布上的凸織的赤色花樣茂然地生長起來。我吃了一驚，不覺地緊靠住了椅子，細細地望着那顆花，確確實實便是從前桌布中的花樣。密斯拉君拿着那朵花放在我的鼻前，正好發射出麝香一類刺激底香味。我因為覺着太奇

異了，幾次洩露出驚嘆之聲，密斯拉君仍是微笑着，輕輕地把花放在桌布上。當然，花一放在桌上，又原樣地變成爲桌布的凸織的花樣了，就是凸起底花型的 地方花瓣也不能自由地動了。

「怎麼樣？沒有什麼理由罷？這次請你看着這個燈。」

密斯拉君這樣說着，稍稍把放在桌上的燈擺正了，也不知是怎麼一弄，便像陀螺一般地轉動了。燈只是停止在一處，以燈筒爲中心，急急地繞轉起來，最初時因爲我的膽量被嚇壞了，只一心地想，萬一要弄着了火可怎麼好，所以不斷地吸着冷氣，但密斯拉君一邊吸着紅茶，一邊坦然自若絲毫沒有驚恐的樣子。因此我的胸中也寬解起來，漸漸對於那急轉着的燈的運動，不離眼地看望着了。

並且實際上，燈蓋在轉動着的時候，雖然招起風來，但黃色的火燄只是單一地連閃爍也不閃爍地燃燒着，真是說不出來的美麗——一種奇異底壯觀。看

着看着燈的旋轉加上速度了，最後它的迅速已經使人看不見了，在這樣底時候，燈又回了原樣，燈筒一點也不歪地停在桌上了。

「吃驚了罷？這樣底手戲，實在是騙小孩子們的。但是你若仍想看，我們隨便再來一次罷。」

密斯拉君說着返過身去，看着牆邊的書架，於是向着那一方伸出手去，好像打招呼的樣子動着手指，這時書架上並列着的書籍，一冊一冊地動了起來，飛到桌子的上面。當於它們飛動的時候，兩面的表紙是展開的，正好似夏日黃昏時候交飛着的蝙蝠，翩翩地舞在空中。我的口中銜着烟卷，呆然地看望着，在薄暗底燈光中，數冊書籍自由地飛舞着，並且都絲毫不亂地落在桌上，積成金字塔形。最後書架上的書籍全部遺過來了，這時又從最初運過來的動起，順序地飛還書架去。

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一冊很薄底平裝書，也是展開了雙面當爲翅翼，輕

浮地飛在空中，暫時在桌上飛繞着畫了幾個圈，突然書頁發着響聲，逆落在我膝上。我想這是爲什麼呢，拿起來一看，才想起來就是一星期以前，我借給密斯拉君的。是一本法文的新小說。

「很久地借了你的書，真是謝謝你。」

密斯拉君仍是含着微笑的聲音，這樣向我致謝。當然，在這樣底時候，許多書籍早已從桌上飛還到書架去了。我好似從夢中驚醒了一般底心情，許多時連回答的話語都說不出來了，這時密斯拉君方才說的這些話：「我的這些魔術，你若是想使用的話，也照樣可以使用的。」我忽然回想起來了。

「雖然屢次聽大家讚揚，但是總不覺得你使用的魔術，竟會有這樣底奇異，實在是想也想不到的。方才你所說的像我這樣底人也可以使用的话，你是說的笑話罷？」

「當然可以使用的，無論誰都不用十分爲難。只是——」這樣說着話的密

斯拉君，癡癡地看着我的面孔，他說話的口調已是認真的了。

「只是有慾望的人們不能使用。要想學哈桑康的魔術，最先應拋去了慾望。你這件事能夠辦的到麼？」

「我想是可能的。」

我這樣回答着，不知怎地心中感到一種不安，所以緊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只要你能教給我魔術的話。」

密斯拉君雖然顯示出疑惑底眼神，但又似不好意思再往下追問的樣子，大量地點着頭說道：

「好罷，教給你罷。可是，無論說怎樣容易地便可以使用，但學習上也是很要費功夫的，今天晚上你住在我這裏罷。」

「那實是感謝極了。」

我因為可以學得魔術，無數次地叫着密斯拉君表示謝意。但是密斯拉君好



像一點都不留意的樣子，從椅子上靜靜地站起來。

「老太太。老太太。今天晚上有客人住在這裏，請你把被褥預備好了。」  
我的胸中跳躍着，連烟卷上的灰都忘了打下去，正面對坐在石油燈的光綫中，不知不覺地癡然看着親切底密斯拉君的面孔。

×

×

×

是我從密斯拉君學得魔術一個月以後的事。那也是落着瀟瀟底雨的晚上，在銀座某俱樂部的一間屋中，我與五六位友人，一方面玩着軍旗，一方面愉快地閒談着。

無奈這裏是東京的中心，窗外又有落雨的聲音，時時在路上來往着的汽車電車的車頂，也許是因爲被雨灑濕了的原故，不像在大森的竹藪中，可以聽見陰鬱寂寥底聲響。

當然，這窗內的熱鬧：如同明亮底電燈光綫，如同 *Morocco* 皮的大椅子

，又如同光滑細工木的地板，也絕不能與那看着看着便可以出來精怪的密斯拉君的屋子可比。

我們在烟雲中說了半天關於打獵與競馬等等的話，這時有一位友人，把吸着的烟卷向煖爐一拋，轉過身來對我說道。

「近來常聽見人說你使用魔術很好，今天晚上怎樣，在我們的面前使用一次可以不？」

「當然可以。」

我把頭靠着椅子背，好似一個魔術大家的樣子，這樣驕慢地答着。

「反正怎麼都隨着你罷，但是要普通變戲法的人們所不能的奇異底魔術使給我們看一看才行。」

友人們都似贊成的樣子，各自緊靠着椅子，不安靜地向着我這方面看。這時我慢慢地站起身來。

「請你們好好地看着。我使用的魔術也不用預備，也不用遮障。」我這樣說着，兩手把袖子卷起來，煖爐中正燃燒着煤火，我輕輕掬起來放在掌上。圍在我身旁的友人們，只看見了這一點，便似驚破膽的樣子了。他們互相驚訝地對着面孔，好像若一接近來，就要受着火傷般地，嚇得全開始向後退。

這時我這方面沉靜靜地，先把掌上的煤火，暫且放在大家的眼前給他們看了看，於是有聲有色地把煤火撒在細工木的地板上。正在這同時窗外一陣緊雨的聲音，屋內也有另一種雨聲落在地板上。聲音落處，從我手掌上落下去的赤紅底煤火，變成了無數的金幣，似雨珠一般地向地板上飛落。

友人們都似在夢中一般地看着，茫然連喝采都不能了。

「你們看罷，就是這種玩意兒。」

我得意地微笑着，又靜靜地坐在原來的椅子上。

「噢呀，這全是真底金幣麼？」

嚇呆了的朋友們，有一個能這樣向我問的，已是五分鐘以後了。

「當然是真的。你要不信，可以拿起來看一看。」

「萬不至於燙着罷？」

友人中的一個，恐懼地，恐懼地，把地板上的金錢拾起來看了。

「不錯，是真底金錢。喂，茶房，拿條帚與簸箕來，把這些都掃了。」

茶房照着吩咐，把地板上的金錢全掃了起來，堆集在旁邊的桌上。友人全圍在桌的四周了。

「怕有二十萬圓上下罷！」

「不，怕還更多罷。你看若是不堅固底桌子，恐怕早已經壓倒了。」

「這樣重要底魔術非學了不可的，連煤火都立刻可以變成爲金幣。」

「果然這樣，不到一個禮拜，怕就可以成爲與岩崎三井相比的大財主了。」

「等等這一類的話。友人們用以褒獎我的魔術。但是我仍然靠着椅子，悠然吐着煙卷的煙。

「不行，我的這種魔術，一旦起了慾心，第二次便再也不靈了。所以這些金錢，給你們看過了之後，我想還原樣地送向煖爐裏去。

朋友們聽了我這樣底話，好像會合好了似地，都開始向我反對。異口同聲地說，這麼多底金錢都送到火爐裏去，簡直是沒有的事。但是我以前同密斯拉君相約過，無論如何不能不送回去，不肯罷休地同友人們爭吵起來。這時友人中一個有名最狡猾的，面上露出諷刺底微笑說道：

「你說把金錢還變成了煤火，我們反對，若總是這樣相持，無論說到何時，議論也不會終結。依我看來，拿這些金幣作底，我們要骨牌。假若你贏了的話呢，隨你自由，你把它弄成煤火也罷，弄成什麼都行。但是我們若勝了的話，你須把金幣都原樣地送給我們。這樣雙方都沒有什麼說的，極其滿足了罷？

但是，我仍搖着頭，對於這種提議，不能輕易贊成了。那位却越法露出諷刺底嘲笑，狡獵地把我與放在桌上的金錢相比較着看了又看。

「你不願意同我們玩骨牌，是不是就等於說是不想讓我們得那些金錢？這樣講，你說的什麼爲着使用魔術非捨棄慾心不可的這種決心，不也有些可疑了麼？」

「不是，我絕不是說因爲痛愛這些金錢，才把它們送回火爐去。」

「那麼，你同着我們要骨牌不好麼？」

這樣一返一覆地說了許多次之後，到了我不能不依着友人的話，以桌上的金幣爲本錢，耍起骨牌來了。當然友人們都喜歡極了，取出一付蒲克牌，圍繞到牆角上的骨牌桌子旁邊，並且急急地催促那尚在猶豫着的我。

也實奈我沒有方法了，只得同着友人們無趣地玩着蒲克牌。當天晚上也不

知是什麼原故，平時耍牌本不甚高明底我，只有那一晚却贏得非常希怪。並且更奇怪的是，我最初本是不甚高興，但是贏着贏着，不到十分鐘的功夫，我也覺着有趣了，漸漸忘了一切，只熱心於蒲克牌的玩耍了。

友人們最初本想把這些金幣無餘地席捲了去，才特意同我開始耍牌，但是現在到了這樣，都焦急地幾乎要變了血相一般，忘了一切地只是爭吵勝負。可是無論友人們怎樣地注意，我不但一次不輸，反到把原有的金幣完全積在我這方面了，我最終得了全部的勝利。這時方才那位狡猾底友人，簡直似狂了的樣子，手拿着牌伸到我的面前。

「好，你抽罷。我以我全部的財產與你相賭，我的土地，我的房財，馬，汽車，一個不剩地都賭給你。但是你須於除去全部的金幣之外，把你所有贏了的這些，也一並全賭上。好，你抽罷！」

在這一剎那，我的慾望起來了。不只是在桌上積壘着的如山底金幣，還有

我直到現在贏了的錢，若是一輸了完全要給對手的。但是若能勝了呢，他的全部財產也須交給我來。在這樣底時候若是不使用法術，我苦心學得來的又有什麼用呢！這樣想着我管不住自己了，偷偷地使用着魔術，好像要預備決鬥的樣子。

「好罷，先從你抽起。」

「九。」

「King。」

我一邊嚷着戰勝了的聲音，把抽出來的牌，拿向那蒼白面孔的眼前，給他看。這時異常奇異地，牌裏邊的 King 好像付了魂一般，帶着冠的頭也抬起來了，突然走出牌外來，很威嚴地手持着劍，浮着惡意底微笑，我彷彿聽見了這樣底聲音。

「老太太。老太太。客人說要回去，被褥可以不必預備了。」



我一想到這裏，也不知是什麼理由，窗外的雨首，又似大森的竹籥一帶的陰森，寂寥地又開始降着雨了。

不覺地醒轉過來，向着四週一望，我仍是在石油的燈光中，那簡直與蒲克牌中的 King 完全相像的密斯拉君，與我相對坐着。

我看見自己手指間挾着的烟卷，頭尖上的灰仍沒有落下，這使我知道迷糊中一個多月的情景，實不過是兩三分鐘的事，方才一定是作夢了。但是在這兩三分鐘短短時間內，證明了我是沒有資格學習哈桑康魔術的人，不但是密斯拉君，就連我自己也已經很明白了。我含羞地低着頭，許久沒有張口。

「若想使用我的魔術，非先捨去慾望不可；這一點的修行，你還不能。」密斯拉君顯示出過意不去的眼神，把肘支在紅花邊的桌布上，靜靜地這樣責問着我。

#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萃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萃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滄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蹇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素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第一	一〇一五	張寶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一	一〇一六	高斯彭級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一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一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一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二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二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二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萃	第二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第一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第一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第一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第一	一〇二七	盧隱著
平屋隨筆	第一	一〇二八	夏丐尊著
蛤藻集	第一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程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默文選	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湘隨筆	筆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明燈	燈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邊文學	學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盾選集	集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文章	章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屋雜文	文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選2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蜜味的夜	夜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在想	想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子和騾子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的秘密	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曠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懺	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蕙	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盾隨筆	筆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兒	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箭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露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心散文	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算情	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肅的生活	活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嶺之春	春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常的故事	事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她的了	了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戀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	美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傻子的一生	男潘	鐵窗之花	雪地	猴手	出獄	五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團圓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諤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穀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	詩	現代詩家	名家譯作	胡適論文選集	胡適論文選集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	淑女	保羅的罪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	克	羊	歸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亦夫斯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三十日發行

作者 譯者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門市部 分局 代理店

高 譯 著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西 馬 路 中 三 三 二 號  
南 京 朱 雀 路 八 〇 號  
杭 州 新 民 路 三 〇 五 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南 洋 新 加 坡 及 全 國  
各 大 埠 各 大 書 局

#1051

101035

